

筆記小說大觀

清張和仲纂

千百年眼

下

集

進步書局校印

1950年

1950年

1950年

千百年眼卷九目錄

柳公權詩意

鄭榮辭相

唐科目不足憑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王朴異才

韓熙載晦於聲色

吳越改元之証

徐鉉徵猫事非實

板本之始

希夷易說

宋儒教之盛昉於趙普

獨影斧聲

趙普遺禍

盧多遜愧其父

种放之隱由母

郭忠恕清節

晉唐不通字學

楚王元佐自廢

天書之興倣遼俗

古章奏皆手書

梁灝謝啓之謫

寇準天書由王旦

王欽若遺善

丁謂長者言

寇萊公奢儉不同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劄摺之報

龐籍隱德

韓范事業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仲淹先見

韓范不識奇士

新舊唐書優劣

朱温不宜入正統

五代史輯通無傳

五代史不公

宋時史氏顯達

曾子固詩才

雷簡夫知蘇明允

温公體貼人情

温公行己之度

綱目正秦統

通鑑省文之謬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赤壁考

二疏贊誤

明 瀟湘張燧和仲纂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其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豈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縈辭相

史稱鄭縈為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為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鄙之也。按縈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殲滅。公持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為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負嘲。蓋以掩其瓊瑋邁群之器。不忍身為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

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目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珣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支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及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望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孰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遺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

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械，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體，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厯，宋定欽天厯，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罪。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鼎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眾人固貿貿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噫，事見。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系年。

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地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壙。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辛。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鉉徵猫事非實

南唐徐鉉與元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栗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猫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

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賢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畫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積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積還珠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青出於藍也。所貽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藝祖各子立弟。自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殘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為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即位于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屢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為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懨。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老。夢大政服玩漸侈。億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

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旒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種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嫗多矣。

種放之隱由母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猶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或暑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猶教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贊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奇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調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二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二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志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筴。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誣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斑得啓。擷英尋寶。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械樹之蟬蛻。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

曰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酒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事。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按此段引駁甚精。足為字學開一堂奧。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為之警省耶。

天書之興。做遼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請遼起。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有接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不厭無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言。與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元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劫奪。

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聖。揚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為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謔

陳正敏避爵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至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子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最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妻馮。中聖大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推。明白如此。遽齋之妄。不待攻也。

冠平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未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未能
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惟準所
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
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事。旦不惜以其身為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誘
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
決諸子壻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
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為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
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
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即位。王欽若時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
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
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
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寇萊公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澄。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效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陷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佯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掩。余謂夏虜雖狡。尚是寬政。若患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剽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

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疎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使宦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羗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真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為內主。乃得成功。嗚呼。寧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喜懽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果能